

經部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

童溪易傳卷七

宋 王宗傳 撰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邵康節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夫天本居上地

本居下而泰則乾下而坤上此天地之用也亦猶火本炎上水本趨下而既濟則離下而坎上此水火之用也程河南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是之謂乎學易者知隨時從道之說則天地之用得之矣夫泰者通也天地之用交相通之謂也天地之道不能有陽而无陰人之道不能有君子而无小人故泰否二卦陰陽適平君子小人各相半焉雖然時乎泰通則陽為主而陰為客君子之勢伸而小人之勢

屈故小者不能以病大往者不能以遏來陰時出而佐陽小人日聽命於君子此泰之道所以吉且亨也故曰小往大來吉亨亨即泰也關子明曰乾來内坤往外則君子闢小人闔故名之曰泰反是則名之曰否作易者其闢君子而通小人之闔也故以君子名其卦以天地言之乾來居内天氣之下降也坤往居外地氣之上騰也此天地之泰也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萬物通生理遂也以君臣言之二上應五而

五下之五下應二而二承之此君臣之泰也故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其志同趨向一也以天地人事而兼言之内陽而外陰則發生自我而陰則順承之内健而外順則建立自我而衆則皆退而聽之此天下之泰也故曰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夫内外勢也消長時也勢然則時亦然時然則勢亦然此天理人事所以无二道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

左右民

朱子發曰泰者天地之交也財成輔相以人道交天地也以左右民立人道也夫天地之道陰陽四時是也天地之宜則春宜生夏宜長秋宜收冬宜斂之類是也財成其道輔相其宜則因天之時用地之利耕墾播殖疏導糞溉各有法制以授之人使之不失其利以盡生養之道此左右之也司馬溫公曰夫萬物生之者天也成之者地也天地能生成之而不能治

也君者所以治人而成天地之功也非君則天地何以得其通乎此以人道交天地之謂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君子之行違視時而已矣時乎泰則君子之道亦泰故以其彚征時乎否則君子之道亦否故以其彚貞此否泰之初皆有拔茅茹之象而以其彚征以其彚貞之隨以異也茅之為物生於草野側陋之地然以潔白為質君子在下之象也茹云者其根茹然而從

引類之象也時乎泰亨則君子之類莫不上進故猶之茅也其所謂茹然者皆以類從也故曰以其彚征吉彚類也征進也當是時君子之類吉於上進故也九二九三乃初九之同類者也陰來下陽外有其應故象曰志在外也程河南曰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惟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六五泰之主也九二以剛中之才居相應之地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故當君子道長之時以天下人才為已任而君子之類兼收而並用之无有或遺之者然亦非有所謂朋比者一以大公為心故能以剛中之德而上配夫六五柔中之主以共成此泰亨之治何也初九之君子處草野側陋之地有茅茹之象而九二則從而包之故曰包荒九三之君子以剛健過中之才艱難以守正而九二則從而用之故曰用

馮河馮河云者謂其歷涉艱難之才也荒者不包歷涉者不用則有忌賢嫉能之失矣豈能親近羣才而與之同升乎故曰不遐遺荒者能包歷涉者能用則有兼收並用之德又豈牽於私昵而有朋比之嫌邪故曰朋亡如此則九二以剛中為行得以上配夫柔中為行之主此豈淺中狹褊者之所能與哉故曰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謂其當君子道長之時能以天下人才為已任无所遺棄无所朋比一以大公

為心大臣之道不狹且陋如是也象舉包荒一語而下文之義亦兼舉矣此亦省文之例也昔者伯禹之宅百揆傅説之求俊乂周公之舉百工皆以天下人才為己任者然也下至李唐之世房喬杜如晦為相如王魏善諫則遜以直英衛善兵則濟以文夫王魏二子其初亦皆疎讐之臣爾英衛二將又非所謂馮河越險之勇者也皆得以行其志者蓋以房杜為相故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嗚呼吾觀諸泰至於九三而知物理之變誠若循環然也又知易之為君子謀也何其深且至也夫物極則反天地之理也九三乾之極也而當天地交際之地在下者必升在上者必降則泰極而必否矣夫何疑邪故當是時也為之戒曰无有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泰道之无常也无有往於外而不復於内者謂三

陰之必復也平者陂而往者復則泰反而為否矣此物理之循環也君子於此時以剛健過中之才處天地交際之地何脩而可以保泰之福哉曰當泰之時人情狃於久安而不知安之將危人情惰於因循而不知時運之將往而我乃不敢安逸艱難守正以人待天以義勝命如此則可以保其泰而无咎矣故又戒之曰艱貞无咎蓋天人有交勝之理故也夫上下之相與不可以不孚亦不可以必孚三與上居相應

之地夫茍恤上之孚已也則亦相胥而為否矣又何艱貞之云乎故又戒之曰勿恤其孚於食有福以言勿恤上之孚已而艱以自守焉則可以保泰而食有福矣易之為君子謀也又何其深且至也夫陽降於下必復於上陰升於上必復於下往來升降之理有如循環如此九三當天地交際之地可不戒哉故象又申其戒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關子明曰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大

哉人謨其與天地終始乎則九三之艱貞勿恤有福是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夫泰之世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在内則居中以制乎命在外則退聽乎我而不敢違君子小人各安其所此所以泰也然陽必求陰陰必求陽陰陽之情也上必應下下必應上上下之道也三陽道長相率而上

故三陰失實各復於下六四當三陰志於下復之初故曰翩翩不富以其鄰夫鳥之飛也非能有志於高也翩翩然回翔四顧盖將卜物而即之焉爾當泰之時三陰志於下復以應乎陽也非能應乎陽以其久此泰也應之者將以成否也夫陽以得陰為富陰亦以得陽為富小畜六四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九五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是也今六四之應初九也與其鄰之六五上六皆志於下應而謂之翩翩不富以其

鄰則皆非以得陽為富也非以得陽為富則皆失其應陽之實矣故曰應之者將以成否也君子之借助於小人也其始雖若順適吾志而未有深害遽患之可覩也迨其終也則小人為主君子為客為客者曰負為主者曰勝夫然後患害可見矣此陰陽之所以易位姦人之所以逞毒闕

而至於不可制也否泰升降之理如此吁可畏也原其初蓋亦本於陰陽之情知相信而已而无有致其戒於其間

也夫陰陽相求上下相應當通泰之時徒知相與交通以盡吾心之所願欲而已曷嘗致戒於其間而後為此相信也哉迨夫三陽上升三陰下復則否泰又反其類矣則所謂不戒以孚云者非陰之罪也乃陽之過也故曰四與初居陰陽相應之地而易則寓其旨於四曰不戒以孚責初九也而九三之艱貞无咎則明以戒之曰勿恤其孚又何有於上六之應也哉張横渠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於此益可見矣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程河南曰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泰或交或散理
之常也泰既過中則時變矣故聖人於三之艱貞則
曰有福蓋知戒則可保至四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
反復之道五泰之主也則復言處泰之義帝乙歸妹
泰之義也書曰自湯至於帝乙則湯至帝乙二王也
而子夏傳乃曰帝乙歸妹湯之歸妹也湯一曰天乙
京房亦載湯歸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

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隂之從陽女之從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則帝乙歸妹湯之歸妹也六五以柔德居君位而下應於九二剛中之賢而順從之故有帝乙歸妹之象以祉元吉謂當泰之時去其驕泰之心而以禮義往應乎二於以受其祉福而且元吉也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謂以柔中之德而行此志願以合乎下故能受其祉福且元吉也夫惟六五中以行願故九二得尚於中行矣所謂

上下交而其志同如此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至上六極矣治極必亂高極必危理之常也上六坤之終也坤之四積而至於上六高而危危而覆矣故曰城復於隍夫穴土以為隍累土而高之以為城亦猶治道積累以成泰也今也當泰之極將反於否則前日所累之土復反於隍之象也夫上失其道民

散久矣當泰之極習於晏安而民心日離思亂者衆當此之時人誰我用哉故曰勿用師邑親近之地也自邑告命謂既不我用方且從其親近而告命之則其所告命也雖得其正而從之者亦鮮矣故曰貞吝夫令焉而莫不聽命焉而莫不從者上下之心一也今焉上有命而下從之者鮮則慢令而逆命者多矣故象曰城復於隍其命亂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彖曰否之

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徃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嗚呼吾觀否泰二彖君子小人之用心備見而无遺矣夫君子小人之相為徃來固也泰之彖特曰小徃大來吉亨而否之彖先之以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繼之以大徃小來云者我知之矣夫君子之與小人其道固異其設心亦異久矣君子得志則使小

人各安其所吾之心未嘗不利乎彼也故小者既往則大者必來若天理之自然也故泰直曰小往大來吉亨初无他事也故无他説也若否則不然矣彼小人者不與吾君子无齟齬不合之勢則君子必不引去而小人亦未必果來也故其設心必先有所不利乎我而後君子盡去彼得以自肆矣故否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也匪人所謂非君子人也人非君子則平時與吾君子如枘鑿之不相入者正

斯人也匪人得志則君子之道否塞而不行矣夫正道之在天下不可以一日无也今也吾君子之道否塞而不得行者皆否之匪人不利乎貞是也使小人而利君子之貞則天下不否矣蓋小人之心同乎已者則利之異乎已者則不利也所謂不利云者非必害之也彼此之勢若枘鑿然而不相入故也夫惟彼已之勢既不相入故大者往而小者來也然則小人之心非不利吾君子也不利吾君子之正也使君子

言非正言行非正道則彼固利之久矣嗚呼此吾於
否泰二彖所以備見君子小人之用心也經曰否泰
反其類也惟反其類故彖之所言一切相反以天地
言之乾徃乎上而天氣不下降坤來乎下而地氣不
上騰天地之不交如此萬物何由而通乎此天地之
否也故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以君臣言之三
陽徃居於外各安其位於上三陰來居於内各安其
位於下此上下之不交如此天下何由而有邦乎此

君臣之否也故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不云其志不同而云天下无邦何也曰時乎泰也上下同志非志於逸豫也為民而已書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不惟逸豫惟以亂民當否之時上下不交則所謂邦者未嘗无也然亂民之責屬之誰乎故有邦猶无邦也曰无邦云者甚之之辭也猶詩人所謂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以天理人事兼言之内陰而外陽則陰為主而陽為客陰陽之易位也内柔而外剛

則柔為主而剛為客剛柔之易位也猶詩云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是也不云内順而外健而云内柔而外剛何也曰健順以用言也至否則君子之正道否塞而不行非可以用言也此天下之否也故曰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原其所以致此者无他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而然爾吁彼小人者真可畏也哉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禄

否君子道消之時也聖人屢稱君子云者亦猶坤之上六為其嫌於无陽故稱龍焉之意也所謂天道不可一日而无陽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君子是也然吾觀易之於君子何其愛之之深而慮之之周也蓋於否之時見之矣何也彖曰不利君子貞斯言也以小人之吾忌也吾獨柰之何哉故有大往小來之說以言當此時也吾不得不往以聽其來也至象又明告之曰以儉德避難告之以斯言盡之矣又繼之曰不

可榮以祿則愛之之深慮之之周如是哉故張横渠曰易為君子謀者此也夫天地閉賢人隱吾於此時祈於无咎无譽足矣若不避小人之鋒而乃瞭然於人曰當斯世也非我不可也則難不可逃矣故當儉吾德如天地之閉焉而後可夫祿仕人之所榮也然有所可有所不可視時而已矣當此時也若干祿欲仕之心作於其中有不能已者則難亦何可避邪此惟寂惟寞之人所以不免於投閣之禍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程河南曰泰與否皆取茅爲象者以羣陽羣陰同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爲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爲亨始以内小人而外君子爲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爲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大抵然也夫否之初六雖有其應然當此之時上下隔絶而不通故初六无上應之義惟其以彚守吾正而已彚謂六二之類也吉亨泰之時爲然也而初六以其類貞

而亦吉且亨者詘身以伸道故无往而不吉亦无往而不亨也吉謂免禍亨謂信道也雖然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時方否塞故以彚守正於下若反否而為泰則亦如初九之以彚征也故初九之象曰志在外也而初六之象亦曰志在君也以言行止雖繫於時而君子之志於君亦无往而不在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二處三陰之中其質則陰柔也其居則中正也當

否之時小人歟大人歟小大之辨不可以一言判也故易於此兩言之或曰小人吉大人否亨以言當此之時處此之地惟所擇焉爾在巳之下者包之初六是也在巳之上者承之六三是也當上下不交之時五雖正應无由而通故取之左右以盡包承之義此亦小人之常態也故吉乃若大人則不然矣拔之羣流之中此身雖否不以非道而求合於衆吾无所棄何以包為吾无所忤何以承為此身雖否而此道不

否而亨也又豈務為小人包承之事以雜亂於羣流之中而不自知也邪夫大人之所為其與小人固不可同日而語久矣易於此特兼言之者盖為否設故也然則善處否者非大人其孰能之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泰與否時雖不同而往來循環之理則一也泰至九三而否之形已兆於此時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否至六三而泰之形亦兆於此時則所謂无平不陂

无往不復亦可知也何也此皆天地交際之地故也
然九三之在泰也艱難以守正而能食泰之福君子
不以為愧六三以不中不正而居此地不知時運將
變而有不當位之羞矣謂之包羞云者以言未懼於
禍則其為羞也尚包藴而未發若夫已懼於禍則向
之包者發矣如卯金脩德之祥已兆於哀平之季為
揚子雲者妙極理數非不知也乃且著書立言以伊
周安漢公至新室既成又且作為文章劇秦而美之

此否之六三所謂包羞也俄而天禄之禍作於匪夕遂貽羞於千古君子以謂雄之所包者至是而發矣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否道至九四而革矣雖然非四與五同德相濟君焉有命而臣行之臣焉有志而君命之則君子之類何所恃乎大抵古者君子有能為之才當可為之時居當為之地而天下之難固賴我以濟天下之功亦賴我以成然非君命我焉則有専命之嫌矣此専謀専

對專盟專伐春秋所為譏也今也九四有濟否之才而九五之才又豈特十倍於四四也茍不禀命而行則上下不交之否又何時而已邪故曰有命无咎以言必待君命則无春秋之譏而濟否之志可得而行矣疇類也離麗也祉福也夫一君子之志行則衆君子皆得以行其志如泰之初九所謂以其彚征吉也孰不蒙其福乎程曰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

於上則无咎而志行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雖有其位苟无其德不可已天下之否也雖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可已天下之否也以九居五其德與位稱矣乎此天下之否所以已於九五之大人也故曰休否大人吉而象曰大人吉位正當也雖然休否易使天下終无否難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此无否之

戒也夫休否為泰者五也然去否未逺也去否未逺
夫茍昧其所可戒而謂已安已治矣則否未可休也
故心之危懼終日慄慄常虞否之復來而曰其亡乎
其亡乎而後可也桑之為物也旣條而復苞則亦旣
苞而復條其榮悴之不可常殆亦反掌之閒爾譬之
今日之否休矣又烏保來日之无否乎故其亡其亡
常繫於苞桑之戒而不敢少忘焉則否庶幾乎其可
无也唐太宗嘗問侍臣曰創業守成孰難為元齡者

則曰創業難為魏徵者則曰守成難太宗曰元齡從

我冐百死出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常恐我驕奢生

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

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將與諸公謹之噫若太宗者

其能繫念苞桑之戒乎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泰之上六城復於隍泰之傾也否之上九直云傾否

而无所假象云者人心所在无待於旁引而曲喻也

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為是故也夫方否之時人情壅塞而不通其亦可知也已忠言嘉猷不接於冕旒德意志慮不孚於兆姓民瘼不求也遺才不收也姦豎佞嬖日與端人為仇也貪夫暴吏日與善類為蠹也則亦既已久矣一旦否塞之患傾倒而无餘則人之情孰不洒然而醒濯然而明如屈獲信如縶獲行矣故曰先否後喜而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夫由否終則傾之言以觀則否極而泰此固理之常也由

傾否之言以覩則上九傾否而不云否傾人力居多焉何者以陽剛之才而處否之終固所優為故也程河南曰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也屯之上六不能變屯也

童溪易傳卷七

童溪易傳卷八

宋 王宗傳 撰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昔者嘗聞聖人建立之極也扶翼人道以配天地人道既植和氣乃通周流磅礴不失一物濟濟有序遠

近若一用能與天地相為无窮也蓋自去古漸遠人僞日滋分三才而裂之不已也又併與人道尺寸而分剖之強者侵衆者奪矜者忿愚者詐畦町爾汝德鋤誶箕无所不至昔之所謂氣之和者移而為鍥薄矣昔之所謂序之濟濟者轉而為貿亂矣若是不已則禽獸而後已又豈特闕鬼蜮而已乎嗚呼此易之所以作也此易之所以有同人也或問之曰同人之作其能已後世之睽異歟吾徒見其所以為卦者

六二也而六二則曰同人於宗吝二之所應者五也而五之梗於三四未得以應乎二也則不免於號咷迨其相兵相克而獲遇其應也則獲笑焉彼三與四之无與於二命也曾不顧義分或伏於莽或乘其墉以與五立敵焉此何為也哉故程河南曰二同於繫應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也又曰五以私昵應於二先隅則號咷後遇則笑此乃私昵之情非大同之體也於君道无取誠如是說則同人

之任屬之誰歟應之曰子獨不聞夫易之作也其衰世之意邪世道不衰則易可无作也故夫同人之三與四者乃上下之際而同異之分也所謂交爭而迭攻之地也梗難不去則莫有能同之者故當是時也在下者常謹守其分以待乎上在上當去其強梗之難以通乎下強梗之難去則上下相與以施同人之化而天下大同矣象所謂同人於野此其極也是之謂能任同人之責然則二何嫌於吝而五又何嫌於

號與笑乎不然彖之所謂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者誰乎所謂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又誰乎亦必曰二與五而後可也夫柔不得位則柔无以立柔不得中則柔至於過柔而不應於乾則又无以濟夫柔也有此三者此六二之所以能同人也蓋无是三者則徒知同之為同而不知其所以為同矣豈不可為同人病邪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之彖曰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云者此六

二應乎乾以有行之效也夫同人之道貴乎遠雖然不能近烏能遠同人之道可與處患難雖然不能處平易烏能處患難同人於野亨此同人之道貴乎遠也然近而三與四吾或昧其所之焉豈不害吾悠遠之道乎利涉大川此同人之道可與處患難也然出處語默吾與五或相戾焉豈能處患難如平常乎然則同人於野必期於亨涉大川而必期於利非應乎乾而與之偕行不可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此又合

離與乾二與五而賁六二應乎乾之義也夫文明則能燭理剛健則能克己二以柔順中正而應乎五五亦以剛健中正而應乎二此二五之君子咸以正道相與而然也故曰利君子貞又曰君子正也彼天下之人其所惡欲趨舍之志雖曰不同而吾以君子之正一以貫之則亦无有不同者矣故又終之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君子之所以通天下之志者以君子之正故也何謂君子之正曰其在卦爻則六二

九五是也其在人則吾心之所同然常久而不已者是也聖人所以扶翼人道者扶翼此者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夫同人之道其所以為同者初非混然無所區別之謂也天下有不同之物吾安能強之使同也則亦隨夫物之不同也而與之為不同焉爾又何害其為同也昔者孟子嘗設喻曰白雪之白無以異於白馬之白夫雪與馬俱是白也今將謂雪為馬可乎不可也

又曰長人之長無以異於長馬之長夫人與馬俱是長也今將謂馬為人可乎亦不可也此同人之道所以欲類物之族而後物得所辨也物得所辨則以不同同之乃所以同之也夫天運乎上火亦炎上此雪與馬俱白馬與人俱長之謂也然指天而謂之火不可也指火而謂之天亦不可也兩皆不可而乃以天與火為同人之象何也曰取其俱是上也而已矣蘇東坡曰水之於地為比火之於天為同人同人於比

相近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比以無不比為比同人以有所不同為同斯言得之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九以剛明之才方當出而同乎人之初外无其應无所決擇内之誠敬方新而慢易之心不生此正夫子告仲弓所謂出門如見大賓之時也夫當出門而同乎人之初无所決擇則亦无所不同无所不同則亦夫誰不我同也人既我同則亦將敬我之不暇矣所

謂咎我者又其誰也然則此非人之不我咎也我其初未嘗取咎於人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易以卦為時以爻為人一卦而六爻則是同時也所以趨是時也不可以同是人也同人天下大同之時也故卦之德有取於同人于野雖然當是時也以六居二卦惟一隂衆陽之志皆欲同之使二於此冐无決擇於其間非所謂君子之正也故當此之時居此

之位在夫靜以有守謹其所之彼三與四當上下之交犯義命之戒我乃謹守其操自儉自啬如處子如貞婦而惟吾所宗者之是同焉可也故曰同人於宗吝宗云者已之所尊而敬者謂九五也如三與四則非二之所尊而敬者也然則六二之吝固其分也其可以吝道少之哉程河南曰二同於繫應有所偏焉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也豈亦未之思邪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髙陵三嵗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

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夫隂陽之情篤於相求又況當同人之時卦惟一隂衆陽之志皆欲同之而三之與二又近而與之比故欲攻五以據其應或伏或升以伺其釁伏戎于莽將以中五也升其髙陵將以阻二也以九三之剛而俯以就其六二之隂伏戎於莽之象也三下卦之上也而以九履之升其髙陵之象也夫當同人之時无所與同不顧義命而徒恃其剛焉然則以剛敵剛安能

行其所欲哉是宜三歲之久終不能興也大抵二與五以君子之正相同相應而三與四以小人間於其間宜其終莫能間之也三數之成也在爻為三故曰三歲然亦只取久意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之弗顧義命與三同也然商其罪之輕重則困而反則與三歲不興者有間矣夫墉內外之限也三與

四交際之地也四陰在内九履其上故曰乘其墉其志亦欲阻二以攻五也雖然九三以剛敵剛猶不能行其所欲況九四之非全剛乎其弗克攻宜矣盖非全剛則不敢恃其剛也恃其剛者必其剛過也九三恃其過剛則必至於三歲不興而終无知反之期九四不敢恃其剛故知其攻之弗克也則斷之以義而反其在我之則焉初无待於三歲不興失則而不知反也孟子曰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四之困而反則

故聖人於此以吉予之予之以吉者盖亦以開小人知反之門也嗚呼聖人之設心如此則反天下之睽異而為同也又何難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易中以號笑兼發其義者凡有三焉而已矣萃之於初六曰若號一握為笑以言乃亂乃萃之无常也亦猶中孚之六三云或泣或歌之謂也旅之上九與同

人之九五則以號咷之先後相反為言者夫旅之上九身處乎外亢然居上下無應援非能與人同者而人亦弗之同焉故曰旅人先笑後號咷蓋言初之嘻而終之慼也同人之五則異乎此矣五以君子之正下應六二二以君子之正上應九五二人同心久矣九三九四以二剛間乎其間故二不得不自儉自吝謹其所守以待夫五而五亦不得不自恐自懼以克乎敵而下通夫二也夫夬決小人之卦也以五君子

而夬一小人宜无甚難也而九二以莫夜之有戎也而不免於惕且號焉則同人之五雖居利勢而三四二剛腹心之患不輕也烏能无號咷之懼邪惟能有恐懼於其先則能无恐懼於其後矣故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謂其敵之剛也其曰相克則其恐懼宜多矣大師相克之後乃獲與二相遇則先號咷者大師相克也後笑者與二相遇也夫二五之君子以正相與此所謂中直也當恐懼之初號咷之先二人

之心未始不同而二剛不能間焉者以中直故也故繫辭於此爻又釋之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謂克去者二剛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先號咷而後笑也司馬温公曰德之未孚信之未光近者不服遠者不懷故號咷也中則不阿正則不私不阿不私天下歸之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後笑也而程河南乃曰五以私昵應二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此乃私昵之情失大同之體也於君道無取豈亦未之思邪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處不爭之地不同乎人而亦不異乎人者也故曰同人于郊夫同人于郊固不若同人于野之廣且遠也然與其爭非其應而動九五之師者固有間矣故曰无悔曷不觀諸九四乎九四之象曰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此有悔之謂也若上九處不爭之地則未嘗失則也亦未嘗反則也何悔之云雖然當同人之時以剛健有行之才而處不同人之地亦豈其所願

欲然邪蓋亦有不得已焉者矣故曰志未得也何謂有所不得已曰所居之位然也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夫衆不能治衆也故善治衆者不以衆而以寡剛不能制剛也故善制剛者不以剛而以柔大有之有五剛有之亦難矣何難乎曰賢者之難乎以勢屈之也

材者之難乎以勢驅之也然則孰有之曰非六五之柔不可也故五以言其位則尊位大中以言其應則上下俱應上而上九以吾能尚其賢也降其志而比乎我下而自初至四以吾能用其材也以其類而從乎我其所有豈不大矣哉噫此非以五之勢而能有是大也以五之不自恃其勢而能有是大也夫不自恃其勢此豈君人有大之私術也天為剛德猶不干時人君之德本之以剛健濟之以文明與時偕行而

无以異於天焉則天之運動而天下亦莫吾過矣此其所以元亨也故其在卦德則内剛健而外文明六五與九二居相應之地順而應之无所違也故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大舜之為君也其能盡此道歟不然何其有是大也盖昔者嘗因孟軻氏大舜有大焉之言而參之以書與莊周之說然後信其有是大也書之稱舜曰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夫帝之位亦尊且大矣而語帝之處此者則温

恭而已非柔得尊位而大中之謂乎然則其在當時朝覲歸之謳歌歸之訟獄歸之無惑乎上下應之多且衆也是以莊周氏得以誦其微言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元亨之效可見於此然則語大有之盛大舜有焉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光无不被然後微小无所遺大有之象有取於火在天上云者光无不被之謂也其所有豈不大乎君子

觀此象則吾之明不敢以私心用之懼其所有之不大也惟夫不自私其明故惡者遏之禁天下於未然使天下皆知小人之棄也善者揚之導天下於將然使天下皆知君子之歸也夫天下之生是人也而命之以此性也固欲人君輔而成之也而人君乃能順是命而不違則天之休命實得之矣大抵大有盛治之世也夫苟天下未能皆君子而猶有未免為小人之人者則亦未為治道之大成也故象有及於此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在下位而不援上比君子處下之道也然當大有之

初則以无交為害何者當是時也六五柔德之主也

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故二應於五三享於天子

四與上居近密之地而初九則獨處於下而无交焉

豈不害於上下應之之義乎雖然亦非有咎也交道

之難其來尚矣使初不知艱以自守而務以苟合苟

進焉則雖知无交之為有害而不知苟合苟進之為

有咎也故又曰匪咎艱則无咎盖予之也夫能務處其身於无過之地則其於交際之地必能謹其所予矣故象特謹之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南豐曾子固曰夫所謂宰相者以已之才為天下用則為天下用而不足以天下之才為天下用則為天下用而有餘大有九二有大車以載之象則以天下

才為天下用之謂也故曰有攸往无咎而象曰積中不敗也此為天下用而有餘也何則大車積集衆材而成也大有衆材輻湊之時也九二之材剛而中者也又處衆剛之材之中則集衆剛之材以會於中而成此荷載之功者也則其有所往也夫何覆敗之虞乎大有之世事崇而業鉅者也六五之君方且體謙虛之德而以仰成衆賢為心當是時也非有任事之材以荷載為職不可也九二以剛中之材處於相應

之地固其任也然當衆材輻湊之時使二也无賴乎衆材之助而獨以巳之材為天下用焉寧无咎乎又寧无敗乎然則其象有取於大車之載其旨遠矣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三盛位也而以九居之剛之勝也夫處剛勝之地當盛大之時上有謙虛之主而吾豈可以滿盈而居此位乎惟不以滿盈為心則存諸中者无非奉上之公

故在上者无所疑而在下者亦无所嫌此九三之心所以獲上通於天子也故稱公焉若夫小人則不然處剛勝之地當盛大之時徒知驕私縱欲以逞戾取害而已其能以奉上之心為心邪故曰小人弗克又曰小人害也夫大有之九三以公處之則能上通於君以非公處之則為小人之害易於此一爻亦兼設其義者所以示戒深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以九居三處剛勝之地大有之盛也固不得不設小人之戒若九四則不然也何也四陰位也以挹損為事故剛而不至於過四離之初也以明辨物理為智故剛而无待於戒則與九三固有間矣故曰匪其彭彭旁也謂三也以言非如九三之剛勝而復設小人之戒也如是則當大有之時處近五之地夫何咎乎夫大有於九三取其公復慮其不能公於九四與其明復慮其不能明則九四之明辨之晳賢於人遠矣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人君能使人不敢違不若使人不忍違夫使之不敢違非有號令隄防之不可也至於使人不忍違則非有所謂號令之煩也亦非有所謂隄防之素也一出於誠信云爾六五以一柔有衆剛上下衆剛惟我是應而无或違之者无他道也虛中无我擴然大公一以誠信之道感發衆志則天下之志亦還以此而應

夫我矣此上下交相親之道也故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夫上下交相親則強強則无山溪而固无甲兵而威夷然和易初无備禦而不怒之威自孚於上下之間矣何吉如之此誠信待物之效也故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然則六五能使人不忍違者曰孚而已大哉孚乎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六五以一柔有五剛自初至四五能用之故以其類

而從夫五上九獨在五上五能尚之故降其志而比乎五繫辭所謂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則上九是也夫以九居五之上而五尚之此非盡處有之道而能以人應天也歟當大有盛治之極而能以人應天則祐之自天宜矣故動罔不吉而无所不利謂大有至此愈有隆而无替故也然則當大有之極莫大於得天而所以得天也又莫大於尚賢尚賢則所謂以人應天也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者何不居其有之謂也夫既有其有矣而不復居其有者非以為偽也書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蓋不居其有者則欲不喪其有故也亨通也司馬温公曰人之將有為也將有行也施之以謙則无

不通也程河南曰他卦皆有凶咎惟謙未嘗有凶咎他卦有待而亨而謙則便亨蓋謙有亨之道故也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以天地之道而明謙之所以亨也夫天氣下降以濟萬物天之謙也化育之功光明著見則謙之亨也地勢卑順處物之下地之謙也其氣上行以交於天則謙之亨也天地為大矣其道均不外於謙君子德盛如天業廣如地而不以謙將之其何以保其終其曰君子有終則謙之

亨也夫盈者謙之反也謙則不盈盈則不謙故又繼之以天道之虧盈地道之變流鬼神之害福人道之好惡與夫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之義以明君子之所以有終也朱子發曰天地也鬼神也人也以分言之則殊以理言之則一故觀日月之進退則知天道之虧盈觀山川之高卑則知地道之變流觀人道之得喪則知鬼神之害福觀物論之取捨則知人道之好惡又曰謙之為德其至矣乎所處尊矣道則彌光也

所執卑矣德則彌尊也君子觀諸天地驗諸幽明故處卑而不爭居尊而能降愈久而不厭乃能有終故曰君子有終其在六爻則九三是也故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天下之物崇高者莫如山卑下者莫如地地中有山則卑下外施而內藴其崇高者也夫崇高藴於內則高者降卑下施於外則卑者升高卑適平謙之義也

君子之觀此象也則裒取夫多增益夫寡稱物而施適平而止以盡夫天理之所當然者朱子發曰以貴下人則貴賤平矣以財分人則貧富平矣以德分人則賢不肖平矣程河南曰謙者治盈之道故裒多益寡又曰裒取其多增益其寡天理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謙德也初卑位也以謙德而處卑位謙而又謙者

也故曰謙謙以言謙之至也夫躬至謙之事類非自恣自肆者之所能堪也而能堪人之所不能堪者必也有所養之君子也盖君子之心勇於自勝而不勇於勝物故能委蛇曲折行乎萬物之間而與物无忤用此道以涉大難則衆之所共與而難可濟矣故吉也大抵自卑自牧而不與物爭此涉大難之道也牧養也夫謙卑德也初卑位也養德之地未有不基於至卑之所所養也至則愈卑而愈不卑矣此自養之

力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大凡物之鳴者有出於中心之誠然者有出於不得其平而然者六謙之德也二下之正位也以謙德而居下之正位則得其所欲矣故其發於聲音也無非中心之誠然者故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乃若上六則不然六謙德也上謙之極位也以謙德而反居謙之極位豈得遂欲謙之志歟故其發於聲音也蓋有

不得其平而然者故曰上六鳴謙志未得也然則六二上六其鳴一也其所以鳴則不一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謙之成卦在此一爻也故卦之德曰君子有終而九三實當之夫謙以六為謙德也而三則以九居之獨何歟曰所以成天下之功者非剛明之才不可故也然以九居三剛勝而過中也何以知其勞而能謙歟曰三實艮體而止諸坤順之下所謂藴其崇髙於卑

下之地其在象則地中有山故也夫以剛明之才居下位之上上為君所任下為衆所從信有勞矣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此君子致恭以存其位之道也故獲有終之吉夫盈者謙之反也乾上九之亢也而曰盈不可久也則謙九三之有終宜矣亢既有悔則有終而吉宜矣體勞謙之德居下位之上為衆陰之所宗故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然則萬民服也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謙故也舜之賢禹也而曰洚水警

子成允成功惟汝賢此服其勞也又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此服其勞而能謙也使禹也有是勞而无是謙則天下羣起而與之爭矣故又繼之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夫功吾功也能吾能也天下何與焉矜伐之心一不克去則天下羣起而與之爭故雖智如舜不敢謂无是也雖神如禹亦不能免是也故曰萬民服也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謙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四當上下之衝而以謙德居之何所施而不利乎曰不一而足也其於上也利於恭畏以奉順德之君其於下也利於卑巽以讓勞謙之臣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无動而非謙而後可也故曰无不利撝謙撝有動散之義京房曰上下皆通曰撝謙王弼曰指撝皆謙是也四之无不利撝謙則當上下之衝无所不利於用謙故也夫居此之地无所不利於用謙焉則

上畫奉上之道而君不吾嫌下畫接人之才而人不吾忌舉動施為繩繩然莫不中度而无失則之德矣故曰不違則也夫惟不違夫則此其所以无不利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陰以得陽為富以謙德居五下无其應不富也然四之與上五之鄰也皆執謙順以親夫五而五與之同德焉多助之象也當是時也既多謙順之助則以順

而動何往而不利故曰利用侵伐无不利夫侵伐所以討不順也以至順而討不順雖不免於征伐之事此乃抑高舉下仆强植弱之義而象所謂裒多益寡者也或曰謙至九三而萬民服矣至六五則容有不服而征之何也曰九三萬民服也服其謙也乃若人君之道則不可以專於謙柔漢之文帝其初蓋謙遜仁柔之主也賈生流涕之策置而不用自以和親之一策所以待單于也上古帝王之所未喻也然其後

世不堪其侮勵兵講武一戎服而匈奴遁故後漢崔子真作為政論有曰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寛致平則其於不服也而征之此君道之宜也程曰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又曰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盖五之謙柔當防於過故發此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六謙德也上謙之極位也以謙德而處極位此執謙者之所不安也故鳴其未得之志雖然當是時也順五之命用坤之衆行師於外以征邑國之不服者而行安其居於上焉則未得之志可以少紓矣又況當是時也謙柔既極不可過用謙柔過用謙柔則謙以取侮柔而不植非大中之道也故謙於六五上六皆以利用征伐為言蓋所以救謙柔之過也

童溪易傳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童溪易傳卷十九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

童溪易傳卷九

宋 王宗傳 撰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樂也和也和易悅樂之謂也豫之成卦在於九四上下二體則合於坤震而成也四以一剛羣陰應之

故其志行坤順也震動也順以動則順夫理而動之謂也順理而動衆所共與此所以豫也夫君子有能行之才未嘗无欲行之志然我動而彼不應焉則有齟齬而无聽從欲其志行難矣今也以剛居四為豫之主可謂有能行之才矣上下羣陰惟四是應其在爻也既有大有得之辭又有朋盍簪之象爻贊又曰志大行也則欲行之志莫之禦矣夫理之所在人心之所在也順理而動則有以順夫理也乃所以順人

心也其在人也又烏有不豫矣乎故曰豫剛應而志行夫天下之事无小大皆不可以不順動也然語其順動之大者則建侯行師是也分民以與之共治分土以與之共守使内外逺近之勢如脉絡之相通感此而彼應感近而逺應此則豫之利在於建侯害焉而與之去之亂焉而與之除之使強梗暴悍之徒皆芟刈而无餘害去而利興亂除而治生此則豫之利又在於行師建侯之與行師二者雖慶賞刑威之不

同其為順動則一也苟非順動則侯之建也乃為私喜師之行也乃為私怒安能致豫乎雖然此人事也而天地亦若是矣故繼之以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於建侯行師乎蓋三才一理故也夫天地之大也猶如此之順動則建侯行師其可以非順動歟不可也何謂天地之順動曰日月有明也而相為往來四時有叙也而相為代謝往來之度既无過差則代謝之期亦无愆忒此天地以順動而然也雖然此天

地也而聖人亦若是矣故繼之以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蓋天地聖人亦一道故也夫慘莫慘於刑罰也人之心冝若不豫乎此也令也刑人罰人而人不以為慘而反我服何也人皆曰刑罰之清也清則不濫不濫則民服噫是固然也然服生於清清生於順動不以順清何生焉清无從生服何生焉語至於此則順動之義其在豫之時豈不大矣哉故賛之曰豫之時義大矣哉以言天地聖人之功皆不離夫

順動故也夫由天地如之之言以觀則天地之順動亦如建侯行師之順動也由聖人以順動之言以觀則聖人之順動又如天地之順動也故曰三才一理也天地聖人一道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天下之物其聲與氣舒發而通暢者无若雷之出地奮迅震薄而不可禦焉者也方雷之復於地中也隱

焉寂焉潛養其和鬱結而不通及出地而奮震也則向之所謂潛養地中者旁通而上達矣故為豫之象夫樂由陽來其播於八音五聲者亦所以宣暢和氣耳德者樂之實也樂者德之文也先王觀雷出於地而有奮然之象也則作為聲樂以褒崇其德夫德者祖考之德也古者於有功者則祖之於有德者則宗之猶以為未也而作為聲樂以褒崇其德盡其專一之誠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夫以祖考作配上帝則所

以崇其德也可謂至矣非盡其專一之誠曷至是也
哉故曰殷薦殷專也禮有殷奠殷祭易有殷薦皆言
專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六以陰眇之材初出而當逸豫之時恃有九四剛
強之應此正人家弱子幼弟席其父兄之庇之象也
當此之時志足意滿不勝其豫以至發於聲音此取
凶之道也故曰鳴豫凶以言其凶有所不免也何者

初六豫之始也於始也志於樂豫至於末流則樂豫之志不得不窮矣夫樂極必悲安極必危能无凶乎故嘗謂志之在人不可以輕用之也豫之初六一輕用其志於樂豫則志窮而凶當其志之窮也雖有賢父兄亦末如之何矣況非賢乎吾儕用志當用於其所不窮之地也而後可或曰當逸豫之時將以用吾志也何者為不窮之地歟曰介于石此不窮之地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當豫之時耽於豫則失正故豫之諸爻之才多不得其正時然才亦然故也惟六二一爻以中正自守不溺於豫故雖介於初六六三不正之間然如石焉之不可轉也又豈相與淪胥而溺於豫哉惟其所守也堅故不惑而明此易於繫辭以知幾其神予之也凡人之情於逸豫之事心焉悅之遲遲而不去則必至於耽戀而不舍何者有所溺故也惟知幾之君子其視樂豫之事如將浼己斷而識之速而去之又豈俟

終日而後識之去之也哉此其所以當豫之時以守正而獲吉也繫辭之釋此爻也而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蓋深予之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六二之君子以中正自守故能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六三不中不正曷足以語此哉故上交於四也有盱豫之象夫四豫之主也即四以求豫而媚以悅之睢

盱而目不瞬此蓋小人之態然也悔將及之也故聖人戒之以速去而曰遲有悔猶之曰不知睢盱以求豫之為悔而安於不當之位遲戀而不去則有悔矣夫睢盱以求豫未必得豫也而將有悔復不知已其睢盱之態慕戀而不去亦未必得豫也而終有悔聖人諄諄然反復詳而諂之如此其明也為六三者當如何哉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

豫之成卦在此一爻也故彖之辭有由豫剛應而志行九四實當之夫九四以一剛處羣陰之中羣陰順從得以大行其志而天下之豫皆由我而致故曰由豫大有得然聖人於此戒之以勿疑者蓋柔弱之君處危疑之地羣陰不從五而從已故當此之時處此之位上下之情俱不免於有疑也雖然勿懷疑慮積誠於已以交通於上下則上下之情亦自相親相

信而无疑矣故有朋盍簪之象朋類也盍合也簪貫髪之具也九四以一剛處上下衆柔之中交而通之則凡散亂而不理者亦皆以類為合恃已以為固也猶之簪也所以貫衆髪而衆髪亦恃簪以為固也夫惟積誠於已上下信之率天下之從已者而還以從夫五又何由豫大有得之嫌乎故曰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二於貞則吉以中正故也六五於貞則疾以不正故也夫五之於貞既疾矣則宜其當逸豫之時恣驕侈之欲而死於安樂有餘也然乘九四之剛恃四以拂弼於已而五也常惟貞疾之是救故得恒不死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則六五之得九四所得法家拂士也故雖當豫之時不得以縱其所樂夫惟不得以縱其所樂則恒不死宜也夫六五貞

雖疾矣而恒不死則中未亡也夫中以位言之則五之位以人言之則人之心也位號猶存人心猶在此所以恒不死也夫當豫之時而不爲豫者以正自守也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不得豫者見正於人也六五是也此豫之六爻惟六二六五所以不言豫焉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上六以陰闇之才當豫之既成溺於豫而不自知者也故曰冥豫夫以陰闇无覩之才而處豫之極過恐

既成則亦何所可冀也而聖人猶不之棄焉乃為開其遷善之門以詔之曰成有渝无咎渝變也猶之曰冥豫之過惡既成有能變前之為者則可以補其過而无咎也其於爻賛又申之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猶之曰上豫之極也豫至於極災咎將至何可長之如是也速渝之可也程曰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或曰聖人於初六鳴豫則斷之以凶於上六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於

初六之象則逆知其志之窮於上六之象則又諭之以何可長也夫何甚於其初而怨於其終邪曰甚於初者所以遏其惡也惡而遏之禁天下於已然也怨於其終者所以開其善也善而開之導天下於將然也禁之導之始之終之聖人之心所以无負於天下後世也而豫之初上二爻見之矣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隨者何有所從之謂也事无所從則失物无所從則逆人无所從則惑此蓋理之固然者而非有所謂得已而不已者也譬之影之隨形響之隨聲此豈可強有而亦豈可強无也哉故夫泛觀事事物物動皆有隨而況於人乎程曰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是故隨之道利在於正隨而不正則枉道以從俗矣此又隨之過也故隨之卦德曰元亨利貞无咎蓋曰隨之所以能大亨者

利於貞正而後咎可无也不然則有咎矣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指初九一爻與合震兌二體以言隨也初九之一陽震之主也乾一索於坤而得震則初九之剛實在二陰之下故曰剛來而下柔夫陽剛非在下之物也令也得隨時之義來下於陰柔則是能以上下下以貴下賤吉也物安得不隨之乎震動也兌說也動而說則此有所動而彼无不說之謂也彼无不說則亦無不隨矣夫剛來而下柔剛隨柔也動

而說說隨動也當隨之時剛隨柔也而非失己說隨動也而非得物卦之所以為隨也如此是何也蓋吾所謂正者存也故繼之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蓋隨之所恃者正也隨而有咎則非正矣欲大亨得乎其曰天下隨時則所謂大亨也夫天下之所隨者時也而君子之所隨則正焉而已矣然則天下之所隨者時也非隨時也隨吾君子也亦非隨吾君子也隨吾君子之正也朱子發曰時无常是以正為是君

子之得其正而天下是之是吾隨時之義也何謂隨時之義曰貞是矣君子之所以為隨者一得其正而天下隨之以為時則夫所謂時也者即君子之正也以是觀之則正之在隨也其體段可知矣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大即正之功用所以為大亨者是也或曰易家以隨自否來蠱自泰來其義如何曰非也乾坤重而為泰否故隨蠱无自泰否而來之理世儒惑於卦變故隨曰剛來而下柔噬嗑曰柔得中而

上行咸曰柔上而剛下益曰損上益下渙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則曰凡此者皆自否而來也蠱曰剛上而柔下賁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恒曰剛上而柔下損曰損下益上節曰剛柔分而剛得中則曰凡此者皆自泰而來也誠如是則睽之柔進而上行謂自遯來可也鼎之柔進而上行亦謂自遯來可也此猶可諉也晉之柔進而上行則謂自誰卦而來乎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則謂自

誰卦而來乎兌之剛中而柔外明夷之内文明而外柔順則又謂自誰卦而來乎世儒求其説而不得則曰凡卦之具三陽三陰者此皆自泰與否而來也凡卦之具二陽二陰者此皆自臨與遯而來也凡卦之具一陽一陰者此皆自姤與復而來也殊不知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内外上下往來之義已備乎其中自八卦既重之後又烏有所謂内外上下往來之義乎夫自復至乾自姤至坤凡十二卦當十二月其陰

與陽消長勝負均也除乾坤之外更凡十卦豈泰否臨遯復姤六卦獨能生卦而夬剥大壯與觀獨不能生卦乎又何取彼而舍此也程河南釋隨之剛來而下柔也而曰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釋蠱之剛上而柔下也而曰乾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豈亦未之思邪然於賁之彖又釋之曰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有由泰而變之理夫由

賁彖之所釋則我心之所同然河南實得之由隨與蠱二彖之所釋此乃先儒之所不逹者不然前後背戾文字舛錯未可知也當黙識之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說萬物者莫說乎澤雷動物也令也處之莫說之地則動者說矣夫處莫說之地而動者說非說於動也說於不動也動者或以不動為說是亦有時而然而不得不然爾故為隨之象使動

者以常動為說而不說於不動則歸妹之說以動固有永終知敝之戒矣非隨時之義也君子有運動之才其或嚮晦而息焉者宜其所不說也今而曰宴息云者則動者亦以不動為說矣夫時之運於天也有晦而有明則君子之隨夫時也亦有動而有息晦明之叙大者為古今為治亂小者為晝夜為寒暑故君子之或出或入也在所隨也然則澤中有雷云者說以養其動也君子嚮晦入宴息則亦說以養其動故

爾夫有能動之才而不說以養之則其動也烏能不

匱矣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有所守之謂官離所守之謂渝九以陽動之才當隨

之初非有隨也亦非无隨也惟正之是隨而後吉於

隨矣所謂惟正之是隨何也曰出門而交是也出門

交官有渝也其曰有功則從正吉也正則有渝而有

功有功而无失矣此所以吉也何謂出門交曰不牽於私之謂也程曰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而為惡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朱子發亦曰人之情隨同而背異隨親昵而背踈遠故朋友責善或牽於妾婦附耳之言溺於私也故戒之以出門交有功夫同人之初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則隨之初出門而交其能有功

而无失宜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隨之六爻其半陰也其半陽也陽剛之才則有所隨而无所係初九九四九五是也故初之有渝四之有獲五之孚于嘉此有所隨而无所係者然也以柔從之才而當隨之時則均不免於有所係矣六二六三上六是也故二則係小子失丈夫三則係丈夫失小子至於上六則不勝其時勢之窮而反窮以為通故

曰拘係之上窮也王用亨於西山此均不免於有所係者然也夫柔之為道不利遠又況當隨之時以柔為隨其能取諸遠乎故二遠舍諸五而近比於初小子孰謂謂初九也初以陽剛在巳之下故曰小子丈夫孰謂謂九五也五以陽剛為巳正應故曰丈夫夫下從上順也二應五正也二若係應於初則失五之正應矣故為之戒曰係小子失丈夫以言是非邪正无兩從之理比鄰則背正就非則失是從於此者違

於彼者也豈能兼與之哉雖然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舍正而從不正者也以其陰柔之質當隨之時故為之戒云不然卦之德曰元亨利貞无咎二舍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而爻无凶咎之辭何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柔之為道不利遠當隨之時故二與三均以近於己者為隨二近於初故曰係小子失丈夫三近於四故

曰係丈夫失小子所失之小大視所係之小大也顧其所遭如何耳四以陽剛在巳之上故曰丈夫初居下則小子也三近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下隨上隨之宜也此賢賢長長之人也夫當隨之時有賢賢長長之志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矣此隨有求得也苟或棄大而即小舍上而趨下則昧所隨矣雖然三與四非應也求之不以其道合之不以其人徒謂其勢利之可附也苟取媚悦以遂所求而巳此乃邪謟小

人之為也君子恥之故又戒之以利居貞謂自處於正則有求而得无悉於求矣三不中不正故有此戒司馬温公曰三无中正之德而不凶者所隨得其人也昔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黄口小雀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雀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黄口貪食而易得黄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黄口亦得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獨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謹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

身之階小者之纍則有危亡之則易曰係丈夫失小

子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

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隨有三陽初九在下方且以從正為務則在上而為

下所隨者四與五而已然五君也四臣也在下者之

隨乎上先四而後五而四有其獲焉則嫌疑之道也

故於隨之義則為凶何謂隨之義曰正是也言有其

獲而不以歸之君此非人臣之正也然則處此之地則柰何曰有要道焉修吾胷中之誠不以一毫私意為吾之累其所以獲乎下者為吾君而獲也吾何有焉如此則其所施為舉動无往而非道也又何咎過之有哉然此非明足以燭理知君臣之大義上下之大分道之所在可從而不可違正之所在可守而不可失其孰能如此哉此四所以能處其身於无過之地轉凶變咎而為无凶无咎也凡此皆明哲之功也

程曰古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无其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經曰亨者嘉之會也隨之卦德曰元亨利貞无咎而夫子釋之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而九五實當之故曰孚于嘉吉而象曰位正中也夫九五處正中

之位而尸隨之功則是能致是亨嘉也信有其道矣九五所以致是亨嘉也何道也曰正焉而已處是正中之位既无不足於正此易於隨之九五所以信其能致是亨嘉也故曰孚于嘉吉謂之吉則咎固謝之矣象之所謂无咎又豈足為五道也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孟子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

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夫隨至上六隨道之窮也以柔從之才而隨乎人之不暇至於此則不勝其時勢之窮反窮以為通正在此時也故上六在一卦之外正兌之體所謂西山也此太王之隨

也夫我之係志於彼也實彼有以制乎我也故曰拘係之此孟子所謂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不得免焉之謂也夫事人之禮既无不用其至而均不得免焉狄人之志何在也在於吾之土地故爾故凡人之拘係夫人也始也欲空其資次也欲空其人又其次也欲維其土地而後已故曰乃從維之此狼子野心吞噬之計然也太王之處此也誠有所不忍也始也為之所拘為之所係故不得已而以皮幣犬馬珠玉為

是請命之計既而吾資屢空矣吾人將及害矣吾人之害是乃吾顧惜留戀夫此土地而不以予之之過也故不勝其窮而忍其墮於維之之計之中遂決其策而去焉嗚呼隨道之窮一至於此者此時也此勢也而天之理則未窮也故上六於此侈言之曰王用享于西山則歸市之隨至此亦莫之禦矣夫太王之於狄人始也餌之懼吾人之罹其害也餌之之策既窮而吾人之害將及則不得已而為是杖策之計曾

何心於歸市之隨也旣而去邠而之岐而隨之道愈窮而愈亨則夫所謂大亨无咎而天下隨時者實基於此矣故曰岐山也者此周家王業始基之地也

童溪易傳卷九